

明故进阶镇国将军、都指挥同知张贵墓志铭考释

马顺平 穆朝娜

(北京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871; 北京艺术博物馆, 北京 100080)

[摘要] 2005年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路出土的明故进阶镇国将军、都指挥同知张贵墓志铭, 提供了关于明代政治事件和制度变迁的一些材料, 尤其是墓主亲历的几次战役, 更是补充了官书记载的不足, 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 占士; 镇国将军; 都指挥同知; 幼官营; 舍人营

[中图分类号] K877.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115(2009)01-0011-03

2005年5月,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中国科技馆新馆奥运公园B01地块勘探和发掘时, 整理出土了26座明清墓葬。其中M22出土墓志一合, 该墓志叙述了墓主——明镇国将军、都指挥同知张贵一生事迹, 内容涉及明朝的一些重大征伐事件, 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前已有人作过整理工作, 但由于作者几乎没有利用原始文献, 其考略自然很难站得住脚, 所以有重新考释的必要。本文不拟对墓志逐句注解, 而是以墓志和明代原始文献互相对比, 以剖析墓志史料价值为目的, 同时指出墓志记载舛误之处。

首先转录原文并标点分段, 遇原文隔行处用「表示, 缺字或难以辨识者用□表示。

钦天监占士、东海卧云田子玉撰并书

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凤阳隆平侯张佑篆盖

镇国将军张公卒, 乃成化元年十月十一日也。孤子英捧翰林梁士英先生状, 泣血恳拜, 请「予铭, 以志其圻。

按状: 公讳贵; 景昌, 其字也。性颖敏恢豁, 貌清而伟秀焉, 淮安山阳世家之裔」。厥考当太宗文皇帝奉天靖难之初, 累树战功。历升副千户, 阶武略将军。洪武辛巳, 没于王事。公尚幼, 母「宋氏真顺且贤, 鞠育训诲, 期成乃尔。

及长, 承先任, 加升指挥僉事, 阶明威将军, 坐幼官营。赏「明罚正, 清慎肃然也。永乐甲午, 率师出塞, 身先士卒, 斩馘无算。朝廷嘉其功, 面谕甚至, 除任府军前卫。居职廉恕,

政声大作, 虽古之贤将不是过也。洪熙改元「初, 遴选贤能俊秀侍卫「东宫。于时群贤比集, 公膺首选。宣德改元, 承「旨本卫掌印, 任事三年。庚戌, 复讨沙漠。公奋韬略雄才, 全胜而归。七年壬子, 坐舍人营, 号令严明, 人咸称羨。公以勤事, 遭逢「宣庙宠遇之隆, 古今无比。奉侍「辇毂, 出入禁掖。有暇辄「诏入内廷, 或经邦论道, 或考古言今, 拱侍辰夕, 殆无虚日。及所「赐金银珠玉、彩缎珍奇、狗马鹰犬、异鸟珍禽、服饌器物, 不时而有也。公友辈等, 咸以三公期之。正「统戊辰, 缅甸不轨, 朝廷命兵正罪。征蛮总兵蒋以公有不世才, 令率万众抵金沙江, 以御苗敌。公时挥兵捣之, 大破贼众, 次于蛮崖山, 击苗尸横遍野, 获升指挥同知, 阶怀远将军。复至怀化驿, 遇贼大战, 自「晨及暮, 追败斩馘, 视若破竹剪草而已。云愁烟惨, 河水尽赤, 推功为最」。恩赐银两、表里、钞锭, 劳徼甚至。进升指挥使, 阶昭勇将军, 仍其卫任。

景泰丁丑, 公耄年垂老, 以冢「器继芳, 天顺甲申, 遇蒙「恩诏, 进阶镇国将军、都指挥同知。

吁, 公生洪武庚午之十二月十五日午时也, 享寿七十而有「六。娶徐、蔡、袁、钮, 皆先世, 惟周氏存焉。子二人, 长曰英, 娶周氏; 次曰贤, 娶赵氏。英以文武雄才「升都指挥僉事, 阶镇国将军」。朝廷定兵选才, 擢英为神威协赞参僉总兵。贤, 亦典雅仁厚。女一人, 适靖远伯王瑞, 主神机右「掖营事。孙男六人: 曰钟, 娶周氏; 曰铎, 娶刘氏; 曰钦, 娶王氏; 曰

镐；曰锐；曰存住。孙女三人，俱在「室」。重孙男三人，重孙女三人，俱幼。

呜呼，公生平以古朴称，勤俭忠良，简在「圣心」。子孙满前，始终一致也。归葬于顺天府大兴仰山祖塋之阳。选是年冬仲月五日未时「掩圹」。乌可无铭，以垂不朽。

其铭曰「：伟哉张公，功昭德布。曰惟孔嘉，幼而失父。承□武略，乡闾景慕。能声洋洋，英武堂堂。威赫边鄙，加禄进职。遭逢「宣庙，君臣合道。赏金赐帛，志酷忠孝。子将继芳，婿作忠良。寿尽八帙，进止康强」。一息不禄，朝野彷徨。仰山之阳，祖塋之旁。平原荒荒，宰木苍苍。窀穸永藏，凤翥鸾翔。地久天长，子孙永昌。」

东吴顾祯镌

二

墓志撰文和书写者为东海人田子玉，他的身份是钦天监占士，卧云大概是他的号。东海指东海中千户所，即今江苏连云港市。明代钦天监并无“占士”这一官职，按照明朝法律规定，钦天监官员为世袭，不许迁徙和改从他业。田子玉应该是世袭钦天监出身，但又没有获得官职，所以才有“占士”这一俗称。而在官方文献中，并没有关于钦天监占士的记载，所以墓志中田子玉的身份也为研究明代钦天监的人员构成提供了一个新的材料。介绍田子玉为张贵撰写墓志铭的人，是翰林院梁士英。明朝的翰林院人员构成，在早期实行多途并进，除了进士之外，还有特简和荐举。但到明中期，尤其天顺二年（1458）后，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的惯例。^①而墓志中出现的梁士英，在明代进士题名碑中没有记载，^②显然他并非进士出身。尽管从天顺二年开始，非进士出身者不再进入翰林院，但像梁士英这些天顺二年前进入翰林院的人员，并没有被排挤出院。由此，可以深化对“非进士不入翰林”这一惯例的认识。

为墓志篆盖的是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凤阳隆平侯张佑。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是明成祖对参加过靖难之役功臣的固定封号。张佑的隆平侯侯爵是继承自其兄长张信，张信是明成祖朱棣亲信，在靖难之役中立有大功，洪武三十五年（1402）受封为隆平侯，张信后因绝嗣，才改由其弟张佑袭封。^③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墓主张贵之父也是参加过靖难之役的，他战歿于洪武辛巳（1301），这一年建文帝中央军

和燕王北军激战正酣，张贵之父以副千户的官职死于沙场，张贵才得以功臣之后的身份袭职。所以，隆平侯张佑为张贵篆盖，是有一定背景的。即二人都是靖难功臣之后（弟），有着相同的出身渊源。墓志刻工是东吴顾祯，明朝的墓志刻工一般只写名字，不写籍贯。刻工主动写上自己的籍贯，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

三

墓主张贵，南直隶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人，^④生于明洪武庚午年（洪武二十三年，1390），卒于成化元年（1465），享年76岁。明代武官实行世袭制度，张贵承袭其父副千户之职，累次晋升序列如下：副千户（从五品，阶武略将军）→指挥僉事（正四品，阶明威将军）→指挥同知（从三品，阶怀远将军）→指挥使（正三品，阶昭勇将军）→都指挥同知（从二品，阶镇国将军）。^⑤张贵作为世袭武官，他的每一次晋升基本上都是因为南征北讨立有军功。可以看出，明朝武官的晋升途径表现为围绕军功展开的逐级升迁。

墓志记载张贵戎马生涯参加过三次重要战役，这也是墓主一生的主要事功。第一次战役是永乐甲午（永乐十二年，1414）明成祖亲征瓦剌之战，明军深入蒙古高原土拉河一带，利用先进的武器（火器）击败瓦剌骑兵。这次战争的经过明代官私文献都有记载。^⑥第二次是宣德庚戌（宣德五年，1430）北征沙漠，翻检《明宣宗实录》，宣德五年明朝并没有大规模出征蒙古的记载。只是在当年五月明朝曾在赤城（今河北赤城县）一带修建城堡，当时赤城一带已经是明朝军事辖区的边缘，为防止蒙古骑兵突袭，派遣了两万多军队前往防护。^⑦墓志中所说的“北征沙漠”，或许就是指这次行动。^⑧永乐十二年 and 宣德五年的战役，墓志均一笔带过，没有太多的渲染。并且，张贵本人经过这两次战役，职位也没有得到升迁。而令他从指挥僉事升到指挥同知再到指挥使的，则是正统年间的第三次战役。墓志也用大量笔墨来叙述这次战役。

云南麓川（即墓志中之缅甸）在洪武年间归附明朝，明朝于其地设立麓川宣慰司。^⑨明初其酋长多次发动叛乱，明朝屡平屡叛，正统戊辰（正统十三年，1448）明军征麓川就是其中作战规模较大的一次。这次出征，由兵部尚书、靖远伯王骥总督军务，都督同知宫聚佩平蛮将军印任总兵官。^⑩而墓志中提到的“征蛮总兵蒋”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出现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当时总督军务王骥与张贵是儿女姻亲，^⑪如果在墓志中提到王骥，会削弱张贵战功的说服力；正统十三年

以前麓川多次叛乱,定西伯蒋贵于正统六年、七年、八年曾三次挂平蛮将军印任总兵官前往讨伐,^②墓志中可能将这几次征伐混淆了。金沙江又称大金沙江,指今天缅甸境内的伊洛瓦底江,江水由北向南流,是明朝和麓川的界江。^③蛮崖山,《大明一统志》作南牙山,该地“官道经之”,极为冲要。^④怀化驿不见记载。墓志中记载张贵的进军路线是:金沙江→蛮崖山→怀化驿,《明英宗实录》记载的明军进军路线是:腾冲→南牙山→金沙江→鬼哭山。^⑤实际上金沙江在蛮崖山西面,明军是从东向西进攻的,张贵的回忆颠倒了二者的次序。然而张贵亲自参战,其回忆的真实性却不容忽视。从墓志中可以看出,这次战役的关键之战是蛮崖山之战和怀化驿之战。墓志中蛮崖山之战可以补充《明英宗实录》,后者并没有提及在这里发生过战斗。怀化驿很可能就是在金沙江西鬼哭山一带,墓志和实录都记载了这次战斗的惨烈程度。经过这两次战斗,麓川遂彻底降服,不再东越金沙江。张贵正是凭借这两战的卓越表现,从指挥僉事连升为指挥使。明朝官书记载麓川之役发生在正统十四年二月,实际上那是朝廷收到战报的日期,真正的战役发生期应在十三年内,墓志中的记载是准确可靠的。

墓志中说张贵“宠遇之隆,古今无比”,虽为过誉之词,但从他先后统领京营与亲军卫的经历看,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张贵先后担任过幼官营坐营官、府军前卫指挥僉事、舍人营坐营官,幼官是指公、侯、伯子弟,舍人指卫所中世官子弟,幼官营和舍人营是未来武官的储备所,张贵以指挥僉事的职衔来掌管二营的操练,显然是很受信任的。府军前卫是皇帝亲军卫之一,

掌“轮番带刀侍卫,统领幼军”,^⑥其职责更是显贵。另外,张贵先后担任幼官营和舍人营坐营官,也与明朝制度不符。明朝一般将二营合称为幼官舍人营,设坐营官一员。^⑦墓志中则将二营坐营官分列,这在其他文献中很少见到。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或许是制度的一种变通形式。

张贵死后埋葬在位于顺天府大兴仰山的祖茔中,需要注意的是明朝的大兴县是顺天府的附郭县^⑧,与今天的大兴县方位不同,所以该墓志出土于朝阳区北辰路一带的奥运公园地块一带,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

通过用原始文献与墓志对比,可以看出该墓志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钦天监占士的提法,不见史载,有助于增加对钦天监内部人员构成的了解;像翰林院梁士英不是进士出身,说明尽管天顺二年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但成化初年翰林院还是有象梁士英这样的非进士出身人员,他们并未被排挤出翰林院;记载了官书中无确切记录的宣德五年北征沙漠之役;对正统十三年明朝麓川之役有补充;记载了幼官营与舍人营分别设立坐营官,这与明朝的制度规定不同,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制度实行中的变通事例。但是,该墓志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贯通全篇的对墓主的吹捧,以及文学笔法的渲染,当然这种情况是所有墓志铭一类文献的通病。具体事件记载不准确,如颠倒了金沙江和蛮崖山的次序。

总得来说,明故进阶镇国将军、都指挥同知张公墓志铭所提供的信息,还是有助于我们理解明代的一些政治事件和制度变迁,是值得予以刊布考释的。

[注 释]

李华:《中国科技馆新馆工程 M22 出土明镇国将军张贵墓志考略》,收入《北京奥运场馆考古发掘报告》附录一,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53~462 页。作者对明代政治制度缺乏了解,仅仅利用了《明史》一种文献,其考释错误不确处甚多,本文不再一一指出。以下简称李文。

转录原文主要依据李文所附原碑文拓片,《北京奥运场馆考古发掘报告》,第 464 页。

“斩馘”李文误作斩获。

“晨”李文误作“辰”。

“俱幼”二字间李文误衍一“在”字。

“伟”李文误作“瑞”。

“合道”李文误作“合适”。

“赏金”李文误作“上进”。

东海中千户所的位置,参见《大明一统志》卷 13《淮安府·公署》,三秦出版社影印明天顺内府刻本,1993 年版,第 210 页;李文比定为今连云港市东海县,误,实际上明代东海中千户所即今连云港市所在地,距东海县约百里。

《明会典》卷 223《钦天监》,中华书局排印本 1989 年版,第 1103 页。

⑪《明史》卷 70《选举志》,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1701~1702 页。

⑫ 明代制度“凡进士登科,立石题名于国子监”。参见《明会典》卷 221《翰林院》。明代国子监的题名碑都完整保存下来,参见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⑬《献征录》卷 7《隆平侯张信传》,上海书店影印本 1986 年版。

(下转 19 页)

要通道。滇越之间的贸易,商品种类繁多。据记载:“蒙自迤南二百里即交江之蛮耗,设有关口,又水路二百里至地名坝洒,立市卖钱。交人喜于得钱,蒙局因为利。”所以朝廷准许“一年二次委官赴蛮耗,纳价领钱,随到随即发回”。^⑩这是清代官方铜钱出口越南的重要记载。

清朝乾隆年间,清政府在开化府的马白(今马关)设税所,同时在河口设汛,特准边民商贩往来。中越之间的贸易往来主要以农副土特产品为主。据道光《开化府志》记载,当时销往越南的货物主要有井盐、铁制农具、丝织类、瓷器、中药材、牛皮、麻布、铜器、纸张、蓝靛、神香、调料等生活用品。越南输入云南的商品就比较少,主要是粮食等,且多为零星记载。

清光绪九年(1883),迤萨人王科甲等到越南莱州地区经商,打通了红河地区与越南民间通商的通道。^⑪

期间,河口与越南通商贸易的货物主要有鸦片、土布、藤器、药材、茶叶、甘薯、槟榔、红山梅、山萃。^⑫这些出口商品大多为滇南土产,少部分来自内地各省份,经滇南转运出口。其中,丝织品大多产自四川,部分产于云南本省,经川、滇商人长途贩运入滇后出口越南、老挝,直至转口到东南亚。越南商贩溯红河上保胜,经河口镇再沿汤泉(今屏边)至蒙自,达拓东城,船队、马帮络绎不绝。出口商品有布匹、绸缎、纸张、铁锅、烟茶、药材等,进口商品有大米、水果、槟榔、胡椒、砂仁、竹木及海产品。

总之,古代红河地区的交通开发促进了中越贸易往来,加强了两国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红河地区在中越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为近代红河地区成为云南对外贸易的前沿奠定了基础。

[注 释]

酈道元:《水经注》,卷 37《叶榆水》,《云南史料丛刊》,1998 年版,第 1 卷,第 311 页。

《晋书》卷 57,列传第 27《陶璜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唐·樊绰:《蛮书》,卷 1,《云南境内途程第一》。

《新唐书》卷 43 下,志第 33 下,地理 7 下,中华书局标点本。

方国瑜、林超民:《〈马可波罗行记〉云南史地丛考》,载《云南史料丛刊》,1998 年,第 3 卷,第 192 页。

方国瑜:《云南郡县两千年》,云南广播电视大学 1984 年版,第 26 页。

《明太宗实录》,卷 81,中华书局标点本。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册,第 1183 页。

正德《云南志》,卷 4,志 4。

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83 页。

⑪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 12 册,列传第 14,卷 126,《沐英传》,第 48 页。

⑫《明宪宗实录》,卷 141,中华书局标点本。

⑬《新纂云南通志》卷 144,商业考 2,进出口贸易。

⑭《云南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卷 16,1998 年版,第 70 页。

⑮《开化府志》,卷 8,兵防。

⑯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云南冶金史论文集》,1965 年印,第 56 页。

⑰王建生:《红河人开辟东南亚商路》,《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 10 辑,第 81 页。

⑱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云南文史集粹》,第 5 卷,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21 页。

(上接 13 页)

⑭明代山阳县为淮安府府治所在地,即今江苏省淮安市,参见《大明一统志》卷 13《淮安府》,第 207 页。

⑮《明会典》卷 118《兵部一·官制》,卷 122《兵部五·诰敕》,第 613 页、629 页。

⑯《明史纪事本末》卷 21《亲征漠北》,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7 年版,第 335~336 页。

⑰《明宣宗实录》卷 65,宣德五年五月戊寅条。

⑱李文根据《明史》推测这次战役是征“曲先叛番”,误。明朝所谓的“征沙漠”,是专门针对蒙古而言。曲先等羁縻卫所,明朝将它们归入“西番”之中。

⑲《明史纪事本末》卷 30《麓川之役》,第 453 页。

⑳《明英宗实录》卷 164,正统十三年三月壬寅条。

㉑张贵女婿靖远伯王璘,即王骥长子,袭其父伯爵。参见《献征录》卷 9《兵部尚书靖远伯王公骥神道碑铭》。

㉒《明史纪事本末》,第 455~457 页。

㉓《大明一统志》卷 87《孟养军民宣慰使司》。

㉔《大明一统志》卷 87《南甸宣抚司》。

㉕《明英宗实录》卷 175,正统十四年二月乙巳条。

㉖《明会典》卷 228《上二十二卫》,第 1122 页。

㉗《明会典》卷 134《京营》,第 685 页。

㉘《大明一统志》卷 1《顺天府·大兴县》。